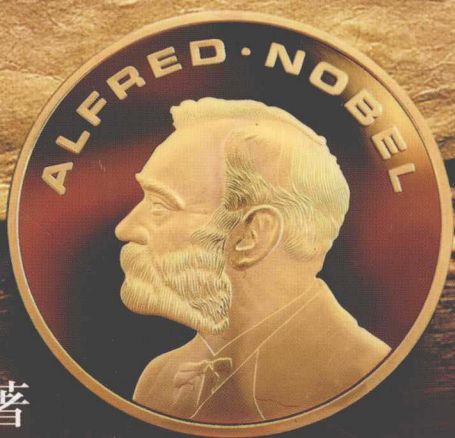




蒲宁 著



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我们俩 有个无言的秘密

我们俩有个 无言的秘密

蒲宁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俩有个无言的秘密 / (俄) 蒲宁著; 黄昱, 周允东, 刘家敏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9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4570-5

I. ①我… II. ①蒲…②黄…③周…④刘… III. ①散文集 - 俄罗斯 - 现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4961 号

- 书 名 我们俩有个无言的秘密
著 者 (俄) 蒲宁
译 者 黄昱 周允东 刘家敏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8.75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570-5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爱的奉献	001
幽暗小径(椴树成行)	069
中暑	075
净罪的礼拜一	084
寒秋	104
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	110
轻柔的叹息	152
在巴黎	159
恋爱原理	171
牺牲	181
夜海之行	186
野兔	195
牛头	197
魂系故里	199
雪牛	266
庄主之死	269

爱的奉献^①

三月九日是米佳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和卡嘉正走在特维尔林荫大道^②上。忽然间，冬天让位给了春天；几片阳光就让人觉得有些热意了。看来云雀真的已经归来，还带来了温煦和欢乐。到处都湿漉漉的，冰雪消融着，滴滴答答，顺着屋檐滴落下来；看门人有的在清除人行道上的冰，有的在屋顶上往下抛黏糊糊的积雪；到处人声鼎沸，一片繁忙的景象。高空中的云彩缓缓飘散，化成淡淡的白雾，融入了湿润的蓝天。远处，普希金耸立在那儿，神情镇定地低头沉思着，耶稣受难修道院^③也显得光彩熠熠。不过，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是卡嘉，这天她特别漂亮，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时常带着孩子般的信任挽着米佳的胳膊，抬头看看他那张幸福得甚至带着点目空一切的表情的脸。米佳的步

① 俄文标题为《米佳的爱情》，蒲宁在一九二五年出版法文版时把标题改为《爱的奉献》，并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写过这样的评语：“我给法文版的《米佳的爱情》取的标题好多了，叫《爱的奉献》。”——译者注

② 特维尔林荫大道(TverskoyBoulevard)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之一，一端与尼基丁林荫大道相接，另一端是普希金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八八〇年建立的普希金雕像。——译者注

③ 耶稣受难修道院(StrastnoyMonastery)建于一六五四年，位于普希金广场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拆除。——译者注

子迈得很大，卡嘉简直有点跟不上他。

他们走到普希金纪念像跟前时，卡嘉猝然说道：“你咧着大嘴笑的时候，总是带着一副可爱、孩子气的笨拙样，真滑稽。你可别生气，就是因为你这副傻笑的样子我才爱上了你。还有，当然也因为你这双拜占庭式的眼睛……”

米佳忍住笑，按捺着心中既有点暗自得意又有点气愤的情绪，望着高耸在他们面前的雕像，直爽地答道：

“说到孩子气，咱俩似乎不相上下。可如果说我像拜占庭人，那不等于说你像中国的女帝么。你们这些人哪，都叫拜占庭、文艺复兴之类的闹得中了邪……我真搞不懂你妈妈是怎么当母亲的！”

“哦？换你会怎么做——把我锁在闺房里？”卡嘉问道。

“那倒不必，只要别让那些道貌岸然的浪荡戏子们和那些美术学院、音乐学校、戏剧学校的未来明星们进门就行。”米佳答道，仍然竭力让自己显得平心静气、亲昵随便，“你自己跟我说过，布科维茨基^①曾经约你去‘史翠娜’晚餐，叶戈罗夫提出要为你雕像，要你裸着做出一种行将消亡的海浪的姿势……不消说，你对这样的荣誉一定是倍感荣幸的了。”

“反正我绝不会放弃艺术，即使因为你也不会。”卡嘉说道，“或许我是个令人反感的人，就像你常常对我说起的那种人。”她说道，虽然米佳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样的事情。“或许我堕落了，不过，就接受这样的我吧。我们别吵嘴了，你也别嫉妒了，至少今天别这样。瞧，今天多美好啊！你难道还不明白，即便如此，对我来说，你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强，你是我唯一爱着的人吗？”她故作含情脉脉地盯着他的眼睛，温柔而有力地反问道。随后她若有所思地吟诵道：

^① 布科维茨基(Bukovetsky, 1866—1948)是俄罗斯画家。——译者注

“我们俩有个无言的秘密，
两颗心早已将戒指传递。”

最后那句话和这两行诗句触到了米佳的痛处。总之，即使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还是有许多事使他感到不快和痛苦。调侃他有孩子气的笨拙样让他觉得不快，卡嘉已经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了，而且每次说的时候还都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卡嘉常常变着法子表现出自己比他成熟，常常变着法子（无意识地，换句话说，自然而然地）显示出自己比他优秀，他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这表明她对他隐瞒了她在某种不检点的行为上阅历颇丰。“即便如此”的这段话也让他觉得不快（“即便如此，对我来说，你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强”），而且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还突然装出轻声低语的样子；尤其让他觉得不快的是那两行诗，那矫揉造作的吟诵腔调——这最会让他想起那一连串把卡嘉从他身边夺走、激起他的仇恨和嫉妒的事情。不过，在这个幸福的日子，他的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即便是那两行诗和那种吟诵腔调，米佳也还是可以忍受的，他甚至可以忍受这天发生的一切……三月九日是他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过后他也常常是这样认为的。

这天，卡嘉在库兹涅茨大道的齐默尔曼书店买了几本斯克里亚宾^①音乐作品的乐谱，在回家的路上，她随口说到了米佳的母亲，笑着说道：“你完全想象不到，我一想到要见她心里有多害怕！”

不知为什么，在他们走到一起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将来的事——他们的爱情归宿。可卡嘉突然说起他母亲的时

^① 斯克里亚宾(Scriabin, 1872—1915)是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既是神秘主义者，也是无调性音乐的先驱。——译者注

候，那口气就好像她完全把他母亲看做是她将来的婆婆了。

二

后来的日子似乎一如既往。米佳照旧陪着卡嘉去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练功室，去听音乐会，去看文艺晚会。他到基斯洛夫卡街卡嘉的家里去的时候，常常因为卡嘉的母亲给予她的不同寻常的自由而坐过了头，一直待到凌晨两点才走。卡嘉的母亲是个和蔼善良的女人，有一头朱红色的头发，嘴上总是叼着烟卷，脸上总是浓妆艳抹（她早就和她丈夫分居了，那人已经另有一个家庭）。卡嘉也会跑到莫尔恰诺夫卡街米佳的学生寓所里去，和往常一样，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几乎都是在令人窒息的状态下度过的——没完没了地接吻。然而，米佳却被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困扰着——总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态已经突然开始出现了，总觉得卡嘉已经变了，或者说已经开始变了。

他们刚刚相遇时的那段轻松愉快、难以忘怀的时光已经飞也似的流逝了。那时，他们还不太熟悉对方，却突然觉得最大的乐事就是他俩（从早到晚）在一起谈天——米佳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已经来到了从童年和少年时代起就暗暗憧憬着的那种仙境般的爱情世界里。当时正值十二月，天寒地冻，晴空万里，莫斯科每天都银装素裹，配着那轮朦胧低垂的太阳。接下来的一月和二月里，米佳的爱情盘旋在没有间断的幸福旋涡之中，这种幸福仿佛已经有了定论，起码也是眼看就要实现了的。不过，即使在那样的日子里，有些事情就已经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让他觉得委屈，毁坏着这种幸福。即使在那样的日子里，不知为什么，他也常常有同时存在着两个卡嘉的感觉——一个是米佳一见钟情、难分难舍的卡嘉；另一个是实实在在、平平常常的卡嘉，和第一个卡嘉矛盾得令米佳难以接受。尽管如此，米佳当时还

从来没有体验过类似现在的这些感受。

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春天一到，女人就本能地忙碌起来——购物、下订单、没完没了地改这改那，卡嘉也确实常常有和母亲一起到做女服的裁缝那里去的情况；她还要准备她上的那个私立戏剧学校的考试。因此，无论她是心无旁骛，还是心不在焉，都可能是很自然的事情……米佳总是用这些想法来寻求着慰藉，但慰藉再多也无济于事。他那颗多疑得有点病态的心总会提出更强烈的抗辩，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得到了确证。卡嘉内心深处对他的冷漠正在与日俱增，而他的疑虑和嫉妒也随之加剧了。戏剧学校校长的赞赏捧得她飘飘然起来，她忍不住把校长的夸奖讲给米佳听。校长跟她说：“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他对所有女学生都以“你”相称^①）而且在大斋节期间，除了小组课外，他开始私下培训她，为的是让她在考试中表现得拔萃。这校长玩弄年轻女演员是出了名的；每年夏天，他都要带上一两个到高加索去，到芬兰去或到国外度假去。于是，米佳就开始臆断校长是在打卡嘉的主意了，虽说卡嘉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她大概也觉察到了校长的意图，明白了他的用心，因而在米佳看来就是和校长沆瀣一气，陷入了一种可耻的、不正当的关系。何况卡嘉对米佳的关心减退得实在太明显了，这种念头就更加令米佳苦恼不堪了。

种种迹象表明，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使她渐渐地离他而去。只要一想到校长，他就心烦意乱。可校长又算得了什么！看来，一定是有其他的什么使卡嘉热衷的东西已经开始渐渐地胜过了她对他的爱。她热衷的是人，还是物呢？米佳没有头绪；他嫉妒所有的人，嫉妒所有的事，但主要还是嫉妒那种生活方式——正如他所臆断的，她

^① 俄罗斯男女之间通常用“你”表示亲昵，用“您”表示客气。——译者注

现在似乎在背地里过着那种生活。看来，她不可抗拒地受到什么东西的吸引而离他而去，或许吸引她的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那种事。

有一回，卡嘉当着母亲的面，肆无忌惮地半开玩笑说：“米佳，只要说起女人，你就会搬出《治家格言》^①来。你都快成了彻头彻尾的奥赛罗了。要真是这样的话，我根本就不会爱上你，也绝不会嫁给你！”

她母亲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认为不存在没有嫉妒的爱情。依我看，要是有人不会嫉妒你，就说明他并不爱你。”

“不对，妈妈，”卡嘉说道，她向来喜欢重复别人的观点，“嫉妒就是对所爱的人缺乏尊重。要是有人不能信任我，就说明他并不爱我。”她说话时看都不看米佳。

“我还是认为，”她母亲反驳道，“嫉妒本身就是爱。我还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书中的论据很有说服力，而且作者还引用了《圣经》的例子，《圣经》中说主本身就是嫉妒心和复仇心都很重的……”

至于米佳的爱情，可以说它现在表现出来的几乎全都是嫉妒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嫉妒，连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特别了。虽然他和卡嘉都让自己放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他们还没有越过雷池的最后一步。现在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卡嘉常常表现得比以往更热情了，这反而让米佳开始起了疑心，有时还会产生一种恐怖感。助长他的嫉妒心的所有情感都很可怕，其中有一种最可怕的、米佳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情感，是完全无法理喻的。这种情感里包含着这样的观

^① 十六世纪中叶由司祭长西里维斯特编成，从意识形态上规定了“家长制”的治家原则。其中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还进一步规定，姑娘出嫁前必须服从父母（主要是服从父亲）；出嫁后必须服从丈夫。妇女要独守闺房，会见旁人要先得到丈夫的允许，等等。——译者注

念——这些激情(特别是这么幸福甜蜜的激情)表现在他们身上,在米佳和卡嘉身上,就是世界上最高尚、最美好的;当米佳想到卡嘉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也这样时,这种激情就可耻得难以形容,甚至看起来有点变态得可笑。这时,他就会对卡嘉产生一种强烈的反感。他自己和卡嘉私下里做的一切都是天堂般美好和纯洁;但只要他一想象有另一个人取代他,一切顷刻间都变成伤风败俗的了,就恨不得掐死卡嘉——不是想象中的情敌,而是卡嘉本人。

三

卡嘉考试的日子终于到了(在大斋节的第六个礼拜),这些考试仿佛是为了无情地证实米佳有充分的理由痛苦而进行的。

卡嘉实际上没有看见他在考场,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她完全像个陌生人,行为举止非常随便。

她的表演大获成功。她一身雪白,像个新娘一样,因骚动不安而显得十分迷人。观众们真诚而热烈地为她鼓掌,而那位校长(一个面无表情、眼神忧郁的自命不凡的悲剧演员)则坐在第一排,不时指点一下卡嘉,其实就是为了炫耀他过分的自负;他的话音很轻,但足以让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嗓音传到了观众席的每个角落。

“自然一点。”他说话的口气生硬、冷静而专横,仿佛卡嘉完全就是他的私有财产。“别矫揉造作,要进入角色。”他字正腔圆地说道。

这也让米佳觉得受不了。甚至那台词也念得让他受不了,虽然它博得了掌声。卡嘉腼腆得面红耳赤,有时还孱弱得语不成声,上气不接下气,可所有这些都显得动人可爱。不过,她的声音虽然甜美,却显得单调无味,俗不可耐,充满着做作和蠢笨的感觉,而米佳深恶痛绝的那一帮戏子却认为这是朗诵艺术的巅峰,正是这帮戏子在这

几天里一直操纵着卡嘉的一举一动。她不是在说话，而是在不停地大喊大叫——虽然带着激情，却显得无精打采，好像是在无病呻吟；虽然带着恳求，表演也很夸张，却丝毫没有迫切感，米佳为她羞愧得都没法再看法了。而最令人恐怖的是，她身上的一切都体现出天使般纯洁和放荡的结合——她那张激昂的面庞、她那身雪白的连衣裙（坐在观众席上的人都是仰头看着舞台上的卡嘉，连衣裙就显得更短了）、她那双小白拖鞋、她那两条紧裹着长丝袜的腿……“教会唱诗班的席位上，有位年轻姑娘在歌唱^①。”卡嘉装模作样、过分天真地念着这首表现一个看上去纯洁如天使的少女的诗。于是，米佳觉得自己既对卡嘉怀有强烈的亲近感（就像一个人常常在一群人中对自己的心上人怀有的那种感觉），又对她怀有强烈的敌意；他因为拥有了她而颇为得意，意识到她毕竟还属于他，同时又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楚：不，她不再属于他了！

考试完了，幸福的日子又回到了他们的身边，但米佳已经做不到像从前那样轻信这种幸福了。卡嘉回想起考试的情景时，肆无忌惮地说道：“你真傻！真的，难道你感觉不到我就是为了你才吟诵得那么出色的？是念给你一个人听的啊！”

可是，他忘不了他在考场上的那些感受，也无法承认他的那些感受至今也没有改变。有一回他们发生口角的时候，卡嘉觉察到了他隐瞒着的那些感受，大声嚷道：“我真不明白，既然在你看来我什么都让你觉得讨厌，那你为什么还要爱我！？你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

然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爱上她，虽然他觉得他的爱不

^① 俄罗斯诗人、作曲家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 1880—1921）的诗句。——译者注

但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出于这种爱,出于这种爱的不断增强的力量,出于这种爱使他产生出来的与日俱增的需求,他正在和某个人、某件事进行着满怀嫉妒的搏斗。

“你爱的只是我的肉体,而不是我的心灵!”有一回卡嘉尖刻地说道。

这又是别人说的话,像戏里面的台词,不过,尽管这话听起来陈腐而荒谬,却涉及了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情。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爱上她,也说不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爱——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米佳更是无法回答,因为他从来没有听人谈论过爱,也从来没有在书上读到过关于这个词的精确定义。无论是在书里还是在生活中,人们好像都有一种默契,要么只讲几乎没有肌肤之亲的精神之爱,要么只谈人们所谓的情色之欲。可是,他的爱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在她身上找到的是什么呢?是所谓的爱,还是所谓的欲呢?当他解开她的上衣,亲吻她的乳房——那带着一种震撼心灵的温顺和最纯粹的天真无邪袒露着的天堂般迷人而纯洁的乳房时,给他带来一种几近痴狂的感受、一种死去活来的至高喜悦的,是卡嘉的心灵?还是她的肉体呢?

四

她的变化越来越大了。

她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考场上取得的成功,但还另有原因。

随着春天的来临,卡嘉仿佛经历了一次瞬间的蜕变,出落成了一个社交界名媛,她打扮高雅,总是一副来去匆匆的样子。现在,她过来的时候不再是步行,总是坐出租车来了,米佳甚至为他寓所里的

昏暗的走廊感到难为情——她总是一路小跑地穿过走廊，身上的绸裙窸窣作响，放下来的面纱遮着她的脸。现在，她待他总是那么温柔，不过老是姗姗来迟，还急着要走，说是又得和妈妈一起到做女服的裁缝那里去。

“知道吗，我们都在没命地打扮着自己！”她快活地说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惊异的样子。她心里非常清楚米佳不会相信她的话，但还是这样说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

现在，她几乎不摘帽子，伞也拿在手里不放，在米佳的床上坐一下就准备走了，她那紧裹着长丝袜的腿肚子都快让米佳发疯了。临走前，在她告诉米佳晚上又要出门（她又得陪母亲去别人家里作客）之后，她必定会完成一套一成不变的动作（很明显就是为了哄哄他，安慰一下他那被她说成是“无聊”的所有烦恼）：她一边假装偷偷地回头瞥一眼门口，一边溜下床来，屁股从他的腿上一擦而过，然后匆匆地低声说道：“好啦，那就亲我一下吧！”

五

四月底，米佳终于下决心要到乡下去放松一下自己。他已经精疲力竭，把自己和卡嘉都折磨得够呛，而这种折磨又格外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它似乎毫无来由。真的出什么事了吗？卡嘉真的有什么过错吗？有一天，卡嘉忍无可忍了，她口气强硬地对他说：“行了，走开，离我远点，我受够了！我们必须分开一段时间，好好想一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你已经瘦得不像样了，怪不得妈妈说你肯定得了肺结核。我再也受不了啦！”

于是，米佳去乡下的事就这么定了。不过，让他大为吃惊的是，他虽然痛苦万分，但差一点就要觉得幸福了。一定下来要离开，一切

就又回到了老样子——他曾经一直想要拒绝那些可怕的、让他寝食不安的猜疑。因此，只要卡嘉有一丁点的改变，就足以再次改变他对一切的看法。卡嘉呢，她重新变得温柔热情，而且完全没有了虚情假意（他凭着出于他那种嫉妒稟性的准确无误的洞察力觉察到了这一点），而他呢，又开始和卡嘉一坐就坐到凌晨两点，他们又有话可说了，而且，离他要动身的日子越近，他们就越觉得这样的别离、有必要“好好想一想这种关系”的想法多么荒唐可笑。有一天，卡嘉还突然哭了起来（她以前是从来不抹眼泪的），这些泪水突然使米佳感到她是他最最亲近的人，一股强烈的怜悯之情和茫然的负疚感使他一下子怔住了。

卡嘉的母亲准备六月初动身去克里米亚待上一整个夏天，还要带她去。他们约定在米斯霍尔碰面，米佳可以过一段时间再上那儿去。

他收拾了行装，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他带着一种昏昏沉沉的异样感觉在莫斯科街头逛来逛去，就像一个大病缠身的行尸走肉。他沉湎于病态的忧伤之中，同时又病态地感到幸福，为卡嘉重新对他表现出来的亲热所感动；为她的挂念所感动——她还陪他去买捆行李用的带子，俨然是他的未婚妻或者妻子了；为几乎全都复活了一切所感动——这让他重温了初恋的时光。他周围的一切也给他带来和从前一样的感受——房屋、街道、街上步行和乘车的行人、春日阴沉沉的天气、尘土和雨水的气息、幽巷的围墙里的杨树开花时散发出来的教堂般的气味。一切都预示着离别的痛苦和期待夏日的快活，他期待着他们在米斯霍尔的重逢，在那儿，所有的障碍都将不复存在，一切都会如愿以偿（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一切”确切地说是什么）。

临走的那一天，普罗塔索夫顺道过来和他话别。在高级中学的

学生和大学生当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惯用一种乖僻、嘲讽的态度来悲天悯人，一副只有他们才饱经沧桑的样子。普罗塔索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米佳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也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虽然米佳沉默寡言，但普罗塔索夫却知道米佳的全部爱情秘密。他在一边看着米佳捆行李箱，发现他的双手颤抖得很厉害，就故意露出忧郁而睿智的笑容说道：“天可怜见，你们都还是孩子啊！况且，*meinlieber* 来自坦波夫省的少年维特啊^①，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卡嘉毕竟是个再典型不过的女性，就连警察总长本人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而你，作为一个男性，却铤而走险，向她提出了你的各种本能要求，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呃，当然咯，这一切完全合乎情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圣的。尼采先生说得太对了——你的肉体就是最高的理性^②。可同样合乎情理的事实是，你可能会在这条神圣的道路上摔死。动物界就有这类家伙，它们的存在条件就是为它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的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过，就这种存在条件的应用范围而言，它大概对你并没有绝对的约束力，谨慎行事，好自为之吧。总之，不要操之过急。‘士官生施密特，真的，夏天会回来的！’^③天无绝人之路，她毕竟不是绝无仅有的女人。瞧你使劲勒皮箱的样子，就知道你绝不会买我的账，看来你很爱她啊，真是的。那好吧！原谅我的冒昧——愿主的仆从圣徒尼古拉和他的全体门徒保佑你！”

普罗塔索夫紧紧地握了握米佳的手，走了。米佳开始把枕头和

① *meinlieber* 是德文，意为“我亲爱的”；坦波夫省指米佳的老家；维特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思想家歌德（Goethe, 1749—1832）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男主角，因失恋而自杀。这篇小说使歌德成为全世界赞誉的文学家。——译者注

② 尼采（Nietzsche, 1844—1900）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这句话出自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轻视肉体者”一节。——译者注

③ 出自科兹马·普鲁特科夫（俄国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和他的三个表弟的集体笔名）的《士官生施密特》一诗。——译者注

毛毯紧紧地捆在行李箱上,这时,正对着院子的那扇敞开的窗户外面传来了歌声,住在对面的那个男孩(是个学声乐的大学生,从早到晚都在练唱)试了试嗓子,便突然放开嗓门唱起了《阿斯拉少年》^①。米佳赶紧缠好带子,马马虎虎地把它们绑紧,然后抓起他那顶鸭舌帽,往基斯洛夫卡街走去——去和卡嘉的母亲道别。一路上,那个大学生唱的歌词和旋律一直萦绕在米佳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急切地自行重复着,使他比这之前更加昏昏沉沉地晃悠在街头,根本不看街道和行人。看起来这真像是条绝人之路,就好像“士官生施密特已经拔出手枪要开枪自杀了!”……“没关系,绝路就绝路,那又怎么样。”他想着,思绪又不知不觉地回到了那首歌——歌中讲述了一个苏丹王的女儿天天在庭园里散步,她“美艳绝伦”,在那里遇见了一个黑奴,他天天站在“比死亡还要惨白”的喷泉边。有一天,她问他是何人,来自何方,他带着纯朴的郁闷开口回答,口气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很恭顺:“我名叫穆罕默德……”然后以一种激昂的悲号结束:“我来自不幸的阿斯拉部落;我们一旦恋爱,必将死亡!”

卡嘉正在穿衣服,准备到火车站去送他。她在她的闺房里(他在那里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时光!)深情地大声告诉米佳,她会在第一遍铃响之前赶到。那位有一头朱红色的头发的和蔼善良的女人独自坐在那里吸着烟,眼神忧伤地望着他;她大概明白这种事态有一阵子了,已经猜到了一切。米佳满脸通红,内心颤抖着吻了一下她柔软松弛的手,像儿子那样俯下身去;她带着母爱吻了几下他的后颊,然后为他画了十字。

^① 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教育家、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 1829—1894)在一八六五年根据德国诗人海涅(Heine, 1797—1856)的同名诗歌(《罗曼采罗》第一卷第十五篇)谱写的歌曲。海涅的这首诗则取材于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的《恋爱论》,表现了爱情与死亡悲剧性地纠缠在一起的浪漫主义主题。——译者注